

美国十大畅销书作家纳尔森·迪米勒力作

NELSON DEMILLE

(美)纳尔森·迪米勒 著



*The
Gold Coast*

我的邻居是黑手党

· 下 ·

群众出版社

我的邻居是黑手党 (下)

(美) 纳尔逊·迪米勒 著

郑向黎 译

群众出版社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3)
第二章	(5)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5)
第五章	(35)

第二部

第六章	(45)
第七章	(67)
第八章	(77)
第九章	(99)
第十章	(119)
第十一章	(153)
第十二章	(171)
第十三章	(195)
第十四章	(213)

第三部

第十五章	(229)
------------	-------

第十六章	(261)
第十七章	(287)

第四部

第十八章	(305)
第十九章	(333)
第二十章	(359)
第二十一章	(383)
第二十二章	(405)
第二十三章	(425)
第二十四章	(445)

第五部

第二十五章	(467)
第二十六章	(477)

第六部

第二十七章	(511)
第二十八章	(551)
第二十九章	(579)
第三十章	(611)
第三十一章	(627)
第三十二章	(643)
第三十三章	(657)
第三十四章	(671)
第三十五章	(701)
第三十六章	(717)

第三十七章	(729)
第三十八章	(745)



第二十一章

回想起来,我当时应该带着家人横渡大西洋,永远不要再回到美国来,以便解除萨特和斯坦荷普家族的殖民者身分。我们本可以驶进普里茅斯,烧掉波马诺克号,在海滩上开一家卖海产的小店,此后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是美国人不移居国外,至少会这么做的人并不太多,而少数移居国外的人也生活得不好。我们创造了自己的土地和文化,我们就是不适应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的故国。我们即使在那里只度过两个星期的假期,他们也很难容忍我们。说实话,尽管我仰慕欧洲,但我觉得欧洲人有点讨厌,特别是当他们说美国人坏话的时候。

SAC 16/03

因此我们并没有横渡大西洋,没有移居国外,而是趁着风和日丽的好天气航行了一程,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

星期五晚上,我们在亨普斯特德港下锚,天亮时启航赴康涅狄格州,在米斯蒂克逗留了几个小时,上岸去以光和购物。实际上,在城里逛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苏珊就对卡洛琳和爱德华说她需要和我回船里去取我的皮夹,而卡洛琳和爱德华则似乎是心领神会地抿嘴一笑,我则感到有点不自在。苏珊要他们于三个小时后在海员酒吧门前等我们。

“要三个小时吗?”爱德华问,脸上仍带着笑。

我觉得让孩子们知道父母仍有完美的性生活是件好事,但不能给他们留下我们的性生活似乎太频繁的印象。然而苏珊对此却处之泰然,她对爱德华说:“是的,是三个小时。不要迟到了。”

然后我取出皮包,给他们每个人一点钱,顿时发觉刚才所讲的有关皮夹的谎话穿帮了。但他们都是乖孩子,因此故意装出没有看到我手中拿着皮夹的样子。

在返回码头的途中我对苏珊说:“你害我慌了手脚。”

“约翰,在你掏皮夹前一直都处理得不错。”说完她便笑了起来。

“反正他们已经知道了,”我说,“过去我们经常在家里把他们安顿在睡铺上以后就爬到甲板上去行事,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你总是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听到上面有响声,那是爹妈在做仰卧起坐。”

“还有伏地挺身。”

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



于是我们重新驾驶波马诺克号出航,驶到离岸三哩之外,性欲反常在那里是合法的。我们找到了一个附近没有其他船舶的场所,然后我问苏珊:“这回你有什么花样?”

她想到的花样是进入下面的船舱里,当她再出现在船尾时已全身赤裸。船仍在航行,我在掌舵,她则站在我面前说:“船长,大副辛西来奉命报到,请求处罚。”

天哪。我看着她立正站着,那双绿色的猫眼在阳光中闪烁,微风吹拂着她的红色长发。我喜欢这女人的胴体、那坚实的四肢、白的皮肤和那一大撮红色的阴毛。

“奉命报到,请求处罚。”她催促着。

“好,好。”我想了一下说:“擦甲板吧。”

“是的,船长。”

她下到舱里,取回一个水桶和一把刷子,然后趴在船栏上舀起一桶海水。她匍匐着开始擦我脚旁的那一片甲板。

“不要把水溅在我身上,”我说,“否则我要揍你十几下屁股。”

“是的,船长……哎哟!”她把水桶弄翻了,海水湿了我的鞋。我想她是故意这样做的。

她跪了起来,双臂抱着我的腿。“啊唷,船长,请原谅我!请不要揍我。”她把头埋进我的大腿之间。

你要知道,尽管苏珊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悍妇和骚货(恕我这样用词),但她却有另一个奇怪的自我——她最喜欢也最经常扮演侍候人的可怜无助的女人角色。将来我准备向我朋友中的一个精神科医生咨询这件事。当然我要隐瞒病人的真实姓名,以保护这个性行为反常者。

言归正传。我叫苏珊下帆抛锚,以便对她进行一点处罚。我把她的手腕绑在主桅上,并用我的腰带在她的屁股上抽了十几下。无疑这些都是爱抚式的轻击,但她却故意扭动着身体,请求我不要再打。

随后的一个小时就是以这种形式度过的,苏珊光着身子干着各种低贱的事:送咖啡、擦铜器、清洗厕所。在家时我无法叫她清理烤面包机里的面包屑,但现在她却情愿当一个光着身子的奴隶。我想,这对她有好处,对这条船更有好处。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她对我说:“船长,请问我能否把衣服穿上?”

我正坐在甲板上,背靠着舱壁,喝着咖啡。我答道:“不行。你现在给我匍匐在甲板上,分开腿。”

她照我的命令去做了,耐心地等待我喝光咖啡。

在驶返米斯蒂克的途中,已经穿好衣服的苏珊显得有些神情恍惚。我觉得她心事重重,实际上我回想起来,苏珊过去一个月来的性情总是一会儿亲热无比,一会儿又忧郁疏远。我已习惯她的情绪,她的忧郁和怪脾气,但这回却有些不同,就像卡洛琳说的,苏珊变了。不过我也变了。

在我掌舵返回米斯蒂克途中,我对苏珊说:“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们应该离开。我们可以乘船南下加勒比海,销声匿迹几个月,让文明见鬼去。”

她稍停片刻之后答道:“你得先解决你的税务问题,免得演变成一件刑事案件。”

这话有理,就像大多数的美国人一样,我讨厌政府干涉我的

生活,给我带来不便。我说:“好吧,那等我处理好这件事,我们就立刻离开。”

她回答说:“你不觉得你欠法兰克什么东西吗?”

我瞥了她一眼。“譬如什么?”

“噢,你答应过帮他受理他被起诉的事,”她说,“但从你对卡洛琳和爱德华谈起这件事的口气来看,你好像还没有决定。”

我向远处的地平线眺望了一会儿。我不喜欢别人告诉我如何办事,或提醒我曾说过什么话。再者,我不记得曾告诉苏珊我答应替贝拉罗萨处理谋杀起诉案的事情。

她说:“你们不是互相帮忙吗?”

我说:“我想是的。你为什么会这么关心这件事?”

“噢,这是对你的挑战,我觉得你去处理一件刑事案对你有好处。”

“你真的这样想吗?如果我担任一个黑手党老大的受托人,我将断送我在帕金斯—帕金斯—萨特—雷诺兹律师事务所的前程,更不用说影响我们的社交活动,你知道吗?”

她耸耸肩。“约翰,我不管这些,你也不要管。你心里早已有这个打算,你就去干吧。”

“好吧,我去。”

星期六下午,我们驶离米斯蒂克,朝南驶回长岛。我们发现蒙陶克角出现在眼前,于是顶着强风和逆流绕过去。

在蒙陶克角东南方约十里处的大西洋上,我们看到远处有一群鲸鱼穿出海面戏水,于是我们就朝着鲸鱼驶去,但没有追上。虽然这还不是常见的景象,但近年来我已看到了更多鲸鱼,这是好消息。但是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令人不太

愉快的东西：一艘黑色大潜舰的航行指挥塔在帆船左舷不到 50 码处冒出了水面，像是一块古代的巨大黑曜岩耸立在海面上，使我们这艘 36 尺长的摩根型帆船相形见绌。塔上有号码但没有其他标志。爱德华气喘吁吁地说：“我的老天……是我们的潜舰吗？”

我回答说：“不，是他们的。”

“俄国人的？”

“是政府的，可能是俄国人的也可能是美国人的，总之萨特家没有核子潜舰。”

我想这句话是约翰·萨特由思想正确、依法纳税的爱国者转变为世界公民（或更精确的说是大海公民）的所有对话的结束。

趁着天黑前的几个小时和强劲的西南风，我朝长岛的南岸返航，沿着雄伟的白色沙滩西行，经过了东汉普顿和南安普敦，然后折入欣内库克峡湾，驶经欣内库克印第安保留区，最后把船停泊在南安普敦游艇俱乐部，并在那里过夜。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我驶进淡水海域，再次绕过蒙陶克角，进入大佩科尼克湾。对中小型帆船来说，佩科尼克湾是乘船在东海岸游玩的最好地段之一，在此既可看到大海，又有安全水域的保护。此外，还可以看到别的船舶、水上飞机、海岛和壮观的海岸线，因此我们足足玩了一整天。爱德华用一副双筒望远镜来观景，他发现了四个赤裸着上身的女子。他老是把望远镜递给我，但我对他说我对这类事已不感兴趣。苏珊和卡洛琳则告诉他，如果他发现了有裸体的男子，就把望远镜递给她们。

星期天晚上，我们在萨格港的一个古老捕鲸村上岸采购食物。我曾提到过，苏珊不善于烹饪，即使在家里的现代化厨房里



也做不出好菜来,因此我们不期望她能在船上的厨房里做出什么好东西。苏珊和爱德华认为,食物中应包括梅因街上一家餐馆做的好菜,而卡洛琳和我则主张将就着过。由于我是波马诺克号的船长,大家都得听我的——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驾船出海游玩的原因。于是我们在村子里步行。星期天晚上这里极为安静,我们找到了一家露天熟食铺,在那里买了冰啤酒和三明治。我们带着食物返回停泊在梅因街端长码头的帆船。当我们在甲板上坐下喝啤酒,吃熏腊肠三明治时,苏珊对我说:“要是我们在这次出游中得了坏血病,我要唯你是问。”

“夫人,我对波马诺克号与其全体船员负全部责任。我管理严格,不容许下属不服从。”

苏珊摇晃着一瓶啤酒,蹦地打开瓶盖,把啤酒喷在我脸上。

通常苏珊和我之间的这种胡闹实际上是性前戏,但现在有孩子在场,我只好随大家一起哈哈大笑,但其实已欲火中烧。我在船上总是这样。

那天夜里我们玩牌、聊天、看书,最后早早上床。坐船游玩非常劳累,在一艘轻轻摇晃的帆船上我睡得最甜蜜。

星期一早晨,我们黎明即起,启航回家。我们驶出加德纳斯湾,绕过加德纳斯岛——加德纳家族差不多与萨特家族同时来到新大陆,这个海岛是英王查理一世赏赐给他们的,至今仍是他们的财产,现在的主人叫罗伯特·戴维·莱昂·加德纳,他在美国只有一个继承的爵位,称为“第十六世宅院领主”。我父亲认识他,称呼他为鲍勃。

绕航这个大海岛比较危险,但我的船员们应付自如。当我们驶离这个海岛的北岸时,我不由地想着一个古老的观念:土地

是生计的保障,土地永远不要卖掉或瓜分。即使这个观念在今天还有其正确性,但仅表现为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尽管如此,我还是羡慕这个第十六世宅院领主。

我们在绕过奥连特角之后,就降下船帆,让波马诺克号在海面漂浮,然后便放下钓具。苏珊、卡洛琳和我准备钓鲑鱼,我们用特意带来的一罐鲱鱼作钓饵。发疯的爱德华带来一根更粗的钓竿和重 100 磅的钓线准备钓鲨鱼。他声称:“我要钓一条大白鲨。”

卡洛琳调皮地笑着说:“可不要让鲨鱼吃了你。”

爱德华在冰箱里放了整只鸡准备作钓饵,现在他把鸡固定在铜钓线的大钩勾上,以一贯的热情把钓线抛是水里。

我们钓上了六条鲑鱼,放在一桶海水里,稍后将由船长来剖洗处理。而爱德华则真地碰上了一条鲨鱼,正确地说应该是尖鼻鯖鲨,这一带水域在 7 月份多的是这种鱼。我可以看出尖鼻鯖鲨将于何时露出水面,根据钓竿的弯度我估计这条鲨鱼重约 200 磅。爱德华高兴地叫起来:“逮住了,逮住了。它上钩了。”

波马诺克号上没有斗鱼椅——在钓这样大的鱼时这是必不可少的设备——于是爱德华只好跪在甲板上,膝盖顶着船舷。鲨鱼力气很大,足以把船拖走。当爱德华锁住卷轮时,鲨鱼甚至会把船掀翻。爱德华在放完钓线之后,已精疲力竭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但鲨鱼还在活蹦乱跳。这时我想起我和父亲钓青鲨时所遇到的同样情景:我拒绝别人帮我握钓竿,也不让人割断钓线以结束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结果一个小时之后,我的手臂和手掌都因疲劳而麻木了。我不仅没有钓到鲨鱼,反而损失了一根昂贵的钓竿和卷轮。现在我看到的正是大约 30 年前的我。



钓鲨鱼不适合坐帆船。鲨鱼向海底俯冲了好几次,当游艇向两边倾斜时,我担心爱德华会掉出船栏外。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建议:“让它去吧。”

“不。”

“那么让我接替你一下。”

“不!”

卡洛琳和苏珊停止了钓鱼,静静地望着爱德华。爱德华当然不愿意在女人和我面前出丑。我也想不出一个体面的解救办法。其实,这是他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

卡洛琳在爱德华的头上浇了一桶淡水,然后在他的头上和肩膀上捂了一条温毛巾。苏珊把几罐可口可乐端到他嘴边,爱德华一连喝了三罐。

我看出爱德华的体力已不支。他的皮肤涨红。舌头伸出嘴外,目光呆滞茫然,我担心他会因中暑而昏过去。他用双臂和双腿紧紧夹住钓竿,如果鲨鱼长时间用力拉扯,我想他会连人带钓竿一起被拉跑。

不过,我宁愿他昏过去,或者钓线被拉断,甚至被鲨鱼拉下海里,而不愿他撒手。

卡洛琳向他喊道:“快放手,爱德华,快放手。”

爱德华已说不出话来,他只是摇摇头。

我不知道事态的发展将会是什么结局。这时苏珊已自作主张地用刀割断了钓线。

爱德华一时茫然不解发生了什么事,随后就伸开四肢躺倒在甲板上哭起来。

我们只好把他抬进舱里,放在床铺上,用湿毛巾冷敷。过了

一个小时之后，他的手脚才开始恢复活动力。

最后我们启航回家。爱德华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对大家说：“谢谢你们的帮助。”

卡洛琳应道：“我们应该把你扔给鲨鱼。”

“鲨鱼？”我说，“我还以为他在斗一只死鸡呢。”

苏珊笑笑，搂住自己的儿子说：“你就像你父亲一样倔强。”

“谢谢你。”爱德华说。

星期一傍晚，我们驶入锡旺哈卡科林斯游艇俱乐部，大家都已精疲力竭，皮肤晒得黝黑。船上生活就像是检验人际关系的试纸，因为狭窄的生活空间和孤独会迫使人们要不是结合成和睦的群体，就是导致哗变和谋杀。当我们上岸时，萨特一家人都互相微笑着。这是大海发挥的神奇力量。

但你不能永久待在海上，而且大部分的荒凉海岛上也都普遍缺乏动紧急盲肠手术的设备。于是我们把游艇系在岸边，回到喧闹、紧张、充满电子医疗设备的生活当中。

我知道萨特一家人在波马诺克号上重新形成的联系基本上是牢固的，但在夫妻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裂缝。当然孩子们无法使我们弥合，但能拉近我们的距离，至少当他们在家时。但那天晚上，我独自坐在书房里，意识到自己希望这个夏季赶快结束，希望卡洛琳和爱德华回学校，这样我就可以和苏珊商谈到底是合还是分。

星期五，我们四人驱车前往东汉普顿的别墅。我向房地产经纪人们提出想尽快在夏季把我们的房子卖掉的想法。唉，夏季



已过了几周,曼哈顿的大部分火鸡都已拔了毛,再加上股票市场动荡,贷款利率高,以及所得税率将要提高的传闻,使得夏季房地产市场极为萧条。不过我还是开价 50 万,但房地产经纪人却写成 499900 美元。“不对,”我说,“我告诉你是 50 万。”

“不过……”

“我找的不是愚蠢的买主,就照我说的数目写。”于是他照办了。即使我卖得 50 万,也占不了多少便宜,因为我还得偿还货款以及经纪人的佣金,付钱给梅尔泽、国税局,当然还要缴纳增值税。天哪,多令人难过。不过,更难过的还是因为我喜欢这房子,因为它是我的唯一拥有的一片实实在在的土地。

我们在自己那座美式木板房子里度过了星期五下午,赶在经纪人带买主来之前把一些私人物品收拾起来。大家都不发一语,看来都已意识到这一切已成事实。而另一个可能想到的事实是,苏珊可能有钱偿清我所欠的税款。我不太清楚她到底有多少钱(因为我只是她的丈夫和一个处理税务的律师),但我估计她大约有 60 万,其中每年可能有 5 万用于零花,但她用不了那么多钱,因此有一部分可能又转换成股票、债券之类的东西。但是恳求一个祖传富户的女继承人动用她的老本就像要求一个修女与其做爱一样困难。

再者,我认为苏珊并不像我一样喜爱东汉普顿和我们在那边的房子。这有许多实际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她几乎不可能意识到的心理因素,那就是“是谁的房子就该由谁负责”。不管怎么说,那天下午我们整理了房子,出去买来了食物,然后在门廊里喝饮料。爱德华问我:“如果在我从佛罗里达回来时你还没卖掉这栋房子,我们可以出去玩几个礼拜吗?”

我答道：“那要看我有没有空。”

卡洛琳说：“爸，你每年8月都是休息的。”

“是的，因为税务的事，尽管像死亡一样不可避免，但总还可以延迟一个月再来处理。但今年我的一个客户遇到了比税务更严重的问题，我得视情况而定。不过到时候再说吧。”

他们俩咕哝着，因为爸爸说“到时候再说吧”的意思就是表示拒绝。我说：“真的，我们要看看事态的发展。如果我们没有卖掉房子，你们两个可以自己去，也许你们的母亲愿意和你们一起去。”

苏珊说：“到时候再说吧。”

看来这是最适合当时情况的一句话，因为未来难以捉摸，而且瞬息万变。

下午7点钟，萨特一家人依照惯例到附近的南安普敦去看望祖父母，他们看见我们到来都高兴地与我们一一握手。他们拥有一座由玻璃和杉木建成的现代房子，里面安装有20世纪晚期美国文明的一切便利设备。这房子简直就是由电脑和定时器所控制的，由各种感应器根据阳光来启闭百业窗，根据需要为草坪浇水，室内无人超过五分钟后电灯就会自动关闭，如此等等。不过由于尚无尿酸感应器，因此你还是得自己放水冲马桶。

我母亲声称与其坐在那里喝饮料，不如直接去餐馆，于是我们便改变初衷分乘几辆汽车到南安普敦的乔布路上会合。这是美国有趣的、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其历史可追溯到1640年，但街上没有一座建筑物有这么久的历史。至于乔布，这个可怜的人则受到上帝的惩罚，苦难重重，但最大的苦难莫过于一定要与约瑟夫·萨特和哈丽特·萨特一起赴宴。